

卷四十一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臣并李善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改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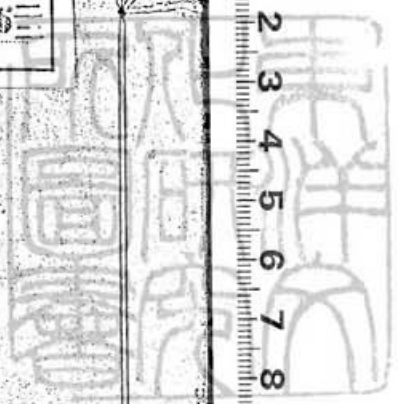
文選

廿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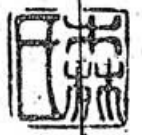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

善本有為

州牧四定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

願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蘇武字士人貴乎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

音不致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謹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

此類也勤宜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向曰令善也類也勤宜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德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俱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狄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若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

分而得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君云臣之所能令悲者遠赴異國無

異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翰曰望風望風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望也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良曰蘇武盡武有還答今陵又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也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情深於人致此耶善曰孝經曰參不敏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異類不同類於己者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古菑

幕莫以禦風雨

以飾為幕也戎夷之服也善曰說文曰韞韞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曰韞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韞幘帳帳也

飢渴

善曰為食際合漿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水邊土慘裂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善曰杜

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吟嘯成群邊聲四起向曰駟

鼓吹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魏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善曰

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國語注曰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

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

為負恩也鄭玄禮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違棄君親之恩長

為蠻夷之域良曰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

自悲矣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

成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

區之意魏曰國家孤負其心不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濟曰

國家不明察陵心忽陵不難刺亦心以自明勿粉頸以見

何忘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翰曰顧念已止也言

於我恩情止也善曰王遊住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

善本無攘臂忍辱輒復苛法向曰攘奮也悉恥辱在匈奴

馮婦善搏虎攘臂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

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支令人悲增切怛耳魏曰在陵左

憂憤如此乃以音樂相勸慰也不入耳則不樂也批辭也
也初恨內悲也善曰爾雅曰初憂也方言曰恒痛也嗟

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濟曰畧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也翰曰作書時是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

將軍李廣利由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

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

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彼惡書責臣不進臣而褒萬

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善本作之外入疆胡

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補甚美臣瓚按以五千

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然猶斬

將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將舉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旗追奔逐北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將舉旗之士臣瓚按技取曰舉商君書曰滅跡掃塵斬其梟

帥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

帥勇將而陵軍逐之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

博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謂得人心善曰呂氏

或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于斃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

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善曰說文曰說匈奴既敗舉國興

文作載載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

師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更練精兵

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步

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騁步

勢又相懸疾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爭

首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

載輦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

不備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劍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

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也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大爭為先登良曰窮亦盡也

而戰也言無兵器空首奮呼猶將先登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善

飲淚子歔歔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善本免耳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

謂陵軍候管敢得罪亡入匈奴而單于忍漢有伏兵欲引

急乃降遂不免難善曰賊臣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

管敢為軍旅候被技尉擊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

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射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翰曰高祖將三十萬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雲如雨言

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況

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良曰高祖尚如此況

力也向曰云云謂多言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謂

宮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為國也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

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捨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善本有為也故彼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

報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

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與其驪窟窮然南馳故且屈以求

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生

復隨之子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具不死三敗之辱卒

律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栢

遂心慕此欲為僕報功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

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比

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

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又曰曹沫者

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北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

相公與莊公斷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相公問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與子善曰漢

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此陵所以仰天
推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情也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醜蕭樊因熱韓信見誅而彭越為醜徧賜諸

侯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嘗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官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軟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並位曰：「願處故昌邑。」右許諾，既至，白上曰：「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酈彭，晁錯受戮，周魏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茹肉醬也。」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向曰：「景帝時，表盡請言誅晁錯也。周勃免相，國人告其反，下獄，魏其侯寶嬰坐為灌夫田蚡事，弃市。」辜罪也。善曰：「晁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終，絳侯勃自畏恐誅，嘗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發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并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田蚡事，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亞夫，周

亞夫，韓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發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

有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向曰：文帝徵以賈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發封

皇石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

張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善曰：「

二子謂范滂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陵先將軍功略蓋天

被囚戮，不如此二子之能，聖恥報功也。」

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良曰先

也、功績謀畧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

謂曰、貴臣謂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曰、

發與匈奴、大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

曰、元符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

知軍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

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

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

上善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罷其麾下曰、

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此善本無

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鼎切、此善本無

所以負戰而長善本有

歎者也、說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

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

且足下昔以單車

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依死朔北之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眾少、萬乘謂

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自歸漢

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徒武於此海上、無人處

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使、武會匈奴、雖王長水、虞常反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雖王長水、虞常反

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

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

武氣絕、半日復息、乃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壯皓白

徒、武北海上無人處、善曰、丁壯皓白

十九年及還、白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

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老母

終堂、生妻去室、善本、作推字、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

善、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令

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必更嫁、善曰、漢

已

惟

今

所未有也蠻貊訖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
說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薦受千乘之賞也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

士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

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

遷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善曰漢書

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

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

貴土居處子尚如此陵善本有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

死說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良曰每內顧雖身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濟曰力屈而降

陵母亦負德也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昔人有言

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說曰

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僅

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善曰言陵忠誠能

死事於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華蠻夷中誰復善本有能屈身

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向曰刀筆之吏欲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日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清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相去萬里人絕

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銑曰：幸猶厚也。言求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傑等。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銑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胤

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顛皇天之厚德兮，努力自愛。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北風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

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譏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遷下獄受劓刑，後為中書令。修史

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既被

後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

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潯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

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書賜，善本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翰曰：曩，昔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上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善曰：禮記

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勤懇，勤懇，善本作情切之辭。善曰：勤懇，懇

懇，忠款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銑曰：而如也，言少卿責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蘇林

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僕，雖疲罷，亦嘗側聞

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罷，亦嘗側聞

善曰

長者之遺風矣。向曰：疲極也。駕銑馬也。自比之銑馬，謙也。謙辭出。善曰：列子曰：吾側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願自以為身殘處穢，發謂被刑穢穢，動而見允。善曰：言舉動必為。欲益反損，是有以思名也。

獨鬱悒色而誰與善本作語。翰曰：身為殘刑，動見猜過。則與誰語。此事善曰：鬱悒，下。語曰：相傳之言曰：諺。古今誰為通也。楚辭曰：獨鬱悒，結其誰語。諺曰：相傳之言曰：諺。古今誰為

去為之，孰令聽之。良曰：少卿善教，便推賢進士，便意云：君聲為之，孰令聽之。非聖明，動則有隨，為誰為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蓋鍾子期死，假致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善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

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向曰：何則謂自發也。士為知己者，必盡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吾其報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之珠。下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

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濟曰：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善曰：往，前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勞也。如淳曰：應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職盜之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

私

之間關得竭志意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

季冬向曰安為庚太事因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統曰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僕又薄博從上市雍恐卒然

不可為諱雍釘共反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也濟曰卒然言速

憤懣門以曉左右憤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廣雅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良曰長逝者

為過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善本善本非也善曰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善曰端取與者

義之表也與謂行德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向曰受辱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善本作

莫醜於辱先誅火莫大於官刑刑濟曰諸取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諸音垢應劭

而求利者禍必至潛痛也善曰所可憐者唯敬之與

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莫醜於辱先誅火莫大於官刑刑濟曰諸取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諸音垢應劭

恥者官刑為大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諸音垢應劭

忍其誅焉此二書其訓類同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

也謂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也謂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文選四十一

十一

此 官 渠

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者善本無，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曰：雍渠，關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關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乘之，去衛之陳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取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良曰：商鞅秦相也，初既得用之後，為趙良之說，以為取事，寒心，謂愧恥也。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刑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易言所共其六尺與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人同載也？絲，盛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善曰：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子豪

官

善曰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刀鋸，餘同載，於是上英下趙談。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氣類不同，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良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善曰：史記僕賴先人緒業，人祖考，獲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人祖考也。緒，餘也。廉，雅曰：緒，末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業若待罪，謹也。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闕，家遺失之事，補國也。人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

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故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

以為宗族交游光寵白曰交游朋友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

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致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嚮亮者僕亦善本無常厠下大夫之列

陪奉善本無外廷末議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言末刑之時

也濟曰陪奉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廷謂朝堂也末餘也

臣贊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網維善本作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

舉也引今已善本作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也善曰闔壯尊勇之中向

外善

形

善曰

刑善曰

言已方一心營職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才力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

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也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判割事之

論語子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素非能相善也

趨舍趨舍不同顏曰趨未嘗銜孟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

為人自守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盜取良曰廉清也言清不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積也事曰徇素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

今舉事一不當銑曰謂陵事迫降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魚列切善其短僕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

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葉生也善

為媒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賈以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良曰提執也有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虎口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善曰胡橫挑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遠

徒彊胡仰億萬之師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發其戰也仰謂望師衆也詭文曰挑相呼也李

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當去聲向曰言陵軍兵少

多故其救之疾之不能自善本檀裘善本之君長咸震怖

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忍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

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轉鬪千里良曰轉鬪相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謂五飛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智然李善

復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推向日躬謂李陵之

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

沫字言流血在面如鹽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

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

酒可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爲拳者謬

也李奇曰冒北白刃北嚮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

勇死於前敵謂

得於人心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

上壽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史記

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墜以聞後數柱日陵敗

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弩

善曰

書聞向曰聞奏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悅也

臣憂懼不知所出臣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都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向曰款款勤心貌善曰款款忠實之

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善曰孝經接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其

宋均曰步則自能得人之善本也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

過也翰曰味之耳者楚而不食食之少者身雖陷敗彼觀

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德觀彼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

當敵也張晏曰欲得相當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汰於天下矣統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

以符靈於天下善曰謂摧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向曰遷心懷此事發陳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翰曰此指謂於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魚解眦解之辭向

廣猶謂也睚眦怒貌善曰言欲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爲僕沮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統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

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

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

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聖罰獄官也善曰漢

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

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善曰漢拳拳立之忠

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記子

持之貌說文因爲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

少

善曰

善曰

善曰志

家無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

獨與法吏為伍對也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清曰李陵既生降類善

其家聲而僕又侷二之蠶室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

也侷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似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

次之於此淵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

古曰隕墜也如淳曰侷次也若人相次也人悉切今諸本

作聿守蘇林住景死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

循宏漢儀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

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聿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

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

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

先人善本無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向曰先人謂受父也剖

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

功者執之遷言有父無此功也善曰漢書曰僕初功臣

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豎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

許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

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假令

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閭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濟曰遷刑餘

杜

善曰

受誅死若九牛亡一毛不滅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螻蟻蝼蛄也蟻蚋蚋也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節者次比善本

比二字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在

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善曰與如也

言時人以我之死無益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便自恨之者設疑以發下文也也然也也使人固有一死死善本無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

用之所趣異也說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

燕丹子刺刺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齊曰太上謂第一

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

也善曰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善理道也其次不辱辭令日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屈

善本作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畫

也善曰其次關木索被義箠楚受辱說曰關木扭械

之也善曰楚荆也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

以杖擊也善與楚同以之答人同謂之箠楚善楚皆杖木

之名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

髡也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

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善曰謂肉傳曰刑不上大夫此

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

表萬人法則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

上下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猛虎

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說曰檻圍也穿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

折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逾

則陷焉善曰周禮注曰杜乃獲敵乃穿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

定計於鮮平也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鮮明也。言人當自史定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史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可

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令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薄箠幽於圜牆之中。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善曰：行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

罷民，教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也。濟曰：徒衆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畏約之勢

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

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且西

伯伯也，拘於菱里。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甚賢畏之

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諫西伯於

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伯於菱里。王制曰：九州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良曰

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李斯

相秦，為趙高讖，乃先行剗墨官割腹等四刑，而後大辟。具

王之法，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承

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

者皆先剗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誅

言具，具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齊曰：淮陽韓信

下封信為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得遊雲夢，信請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人

人有上變告信，發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得遊雲夢，信謁

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

楚之西界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王、高祖將誅

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

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罪侯也。抵罪猶

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張耳、高祖五年，彭越、張敖自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且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罍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王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其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刃，上過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王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

本傳諸善

室。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傾五伯之立

言盛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

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魏其大將也，衣

赭，善本又關三木，關穿三木，謂桎械也，三木在項及手

足也，善曰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

音告，李音拱，桎之栗切也，李布為宋家鉗奴，俠有名項籍

使為將，數窘漢王，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鬻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

計，而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李布也，買置田舍，乃之維陽，見

收陰滕公，說曰：李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

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

拜郎，灌夫受辱於居室，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

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從，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

懷具自且徘徊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
 尚卧驚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
 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
 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唾言曰將軍貴人也卑
 之曹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故侯灌賢方與桂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
 日長者為壽酒效兒女曹蚡聒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胃何知
 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寵縛罪也籍禍起為讎按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磨騎縛置傳舍長史曰今
 日召宗室有詔勿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此人皆身至王
 室如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全守官也
 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此人謂上從西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謂曰罔
言不能引志史列以自裁毀先在於拘執之中此古由此
今一聖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
 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向曰勇怯疆弱
皆形勢也勢疆

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善夫人不
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誠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
自字

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
自裁以出繩

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繫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善本有大夫
於字

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善本
故難加刑迫為此汚辱殆近也

字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
有

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
義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念父母顧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
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

善曰言已輕妻且勇者不必死節故不必為人死節善
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故不必為人死節善

善曰

善曰

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以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良曰慕分
夫必勉力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僕雖怯懦欲苟活
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縲善本作之辱哉濟

縲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彼成先
人之業故未能死也孔安國曰縲縲墨索也縲擊也所以

拘罪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翰曰刑

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受自殺
者況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

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
生子曰臧刑揚海岱淮海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

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婢謂之醜稱也所以隱忍苟活函音

奴謂之獲昔昆方罵奴婢之醜稱也所以隱忍苟活函音

善本作幽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下有於字糞土之中也言不辭糞土

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辭糞土
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於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

善本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

曰君子疾沒古者富貴而善本有磨善本滅不可勝記唯

侗儻非常之人稱焉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

遠之人乃稱之也善蓋西伯善本作文拘而演周易良

西伯文王也拘囚也演廣也周易本八卦而文王與紂之事飛

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諂西伯於殷

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紂有不利於帝紂乃囚

湯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酉蒼頡篇曰演引

也仲尼厄而作春秋說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約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

以諷之也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
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發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左兵失明、厥有國語**、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臆**、**脚兵**、**法修列**、臆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使人召臆、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善曰、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發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輒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不韋遷蜀世傳**、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呂覽**、論十二紀、各曰、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崩、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盛、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己、私求膠毒為害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膠毒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何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鴆而死、**秦王悅之**、此乃善秦、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柱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說難**、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非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償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末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底指賢聖。聖賢善本作發憤之所為。傳作也。白曰：底致也。言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此人皆意有所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輿曰：述往古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善曰：言故述及善本作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情。見已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順曰：遜順也。言我不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網羅天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不遜。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也。略考其善本

字事，綜其終始。鏡曰：考量終理也。言所述史記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論曰：稽考壞上計軒轅，下至于茲。論曰：軒轅黃

也。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人善本作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草

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遭逢也。言惜其不成，是

以就極刑而無愠色。鏡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

僕誠已。善本作著此書藏之。善本作名山。良曰：言當時無

故深藏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

之名也。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言異傳大邑都也。

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恥辱前

可以遷於所負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

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

流多謗議。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侯，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善

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此善本語遇遭此禍。

義之語論李陵功也。重用為鄉里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

以辱笑是重也。戮辱也。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善本無立墓乎。雖累百世，罔彌甚耳。銑曰：若是以腸

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也。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出則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然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

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

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良曰：斯恥也。身直為閭閣之

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深藏巖穴邪。善本有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善曰：嚮子曰：吾聞之

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在與

惑，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善本有僕私心刺

力繆。密救切。善本與我。心矣。誤不同也。今雖欲自彫琢，曼

音辭以自飾。銑曰：曼美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策：無益

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祗適字。足取辱耳。良

耳辭。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各

也。耳辭。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書不能悉意故善本無略陳固陋循鄙也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揚子幼

濟曰漢書云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惲既失位必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飲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飲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宜帝惡之遂腰斬之善曰孫會宗與惲書諫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賈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行朽善本作朽穢文質無所底善曰論語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

庸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向曰霍

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足下哀

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銖曰矇暗督正也

能及善曰爾然竊恨足下善本有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慮事之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

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善曰言逆會宗

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

曰文飾其過默而息乎善本作默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銑曰謂父徹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愬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

長與聞國家政事善曰應劭曰善曰徹侯避武帝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明也言不能有所

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音望向曰

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已負竊位素食之責久矣銑

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

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數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君

子不安貴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良

不懷厚祿故口語謂見廢也彈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

官內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

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當此之時

法罰之揚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齊曰夷殺塞止也善曰史記曰

將軍塞責豈意善本無得全善本有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惟思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向曰游無致之道善曰史記

也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

以全吾軀竊自思善本無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

以沒世矣終也沒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善曰農夫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賦我謂免官為庶人故也善曰

林漢書注曰充不意當復用此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

知

日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
案以財自娛為譏諷之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

不善本作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故君父至尊親送其

終善本有有時而既其終亦已掩壤其哀有時而盡也

喪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

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烹羊魚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

其終有時哀盡況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善本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樂器陶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秦人

秦聲

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糞向

田一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

銑曰一項百畝也喻百官也糞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

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注

白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百

畝以喻百官也言直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於棄

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曰田彼南山燕穢

不洽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故是日也拂

衣而喜奮袖低卽善本作頓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

無一善本無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憚

頃

幸有餘力善本作祿字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良曰糴其

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善曰此賈豎

什一謂十中之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

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實也。豎小人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譽

善曰：言處下流，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何曰：雅知者，謂會宗也。善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

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人。善本作者，善本有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

有之。善本有困之者，庶人之事也。統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

下此大夫之意。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論曰：大夫庶人道不相

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曰：謂僕為庶人也。善

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

也。魏文侯所興，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

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善曰：史記

李克謂霍黃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項者，足下離舊土。

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善本作舊壤，子弟貪鄙

豈習俗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

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善曰：毛

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

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於今乃覩善本子之志矣，方當盛

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旃之也。言願子疆為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爾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忍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獻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外堂見親也、善曰、與魏太祖、虞頊、會稽與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推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推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五十二、善曰、公謂曹操、言公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善本有會稽盛孝章尚在

善本作其人困於孫氏

大傳曰、單子獨立、濟曰、無右臂曰子、言孤危愁苦、若使憂

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求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取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

也、焉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為相公諱、上無天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

取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

倚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斯於

且父欽曰朝又言致將見殺也不期是善本無是字吾祖不當復論損益

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

著絕交論譏時人流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因厄若

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流薄之譏善曰論語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食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

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

尺之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善本作矣字向曰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章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召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也九牧九

州也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

救伯皆共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備曰

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燕君市駿馬之骨燕君

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曰昔者燕君好千里馬以

請以三月得之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遷君

大怒其臣妾費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若猶市之天下

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

騁道里蓋欲以招遠道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

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戰

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

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

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

馬

而

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位而繼之繼之術實須得賢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銑曰：經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論曰：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主之至心也。於是樂毅、劇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燕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肯得，身事之。隗曰：王必致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郭王為隗改築宮室，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善本作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辭，蟹善本作臨溺善本作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北首。音燕

路者矣。齊曰：向者郭隗動說，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虛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善本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泚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

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泚，泚作此書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泚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

大司馬主簿選備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
 幽州牧守薊城淳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俗
 牧士心辟召州中派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
 乃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
 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
 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淳密奏寵遣
 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累
 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獲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淳
 淳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善本作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
 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向曰京城太叔
 武公夫人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
 姜氏請京師使少子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
 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斷襲莊公而伐之莊公遂
 代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善
 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
 立之魯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諸

亟

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
 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了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寧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京太叔敗段入于鄆公伐鄆鄆五月辛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人善本作親職愛惜倉庫銑曰伯通彭寵

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
 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喆俱著名字佐命已見上文而

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皆為國耳翰曰乘執也

所以招致賓客者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善本作之計采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
 滅族之計采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

自陳說所由起兵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翰曰朝廷天子也

然受重寄之義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
故君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媵證母尚能致命一食向曰匹夫媵母昔甲賤無識

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
曰初趙宣子斃于首山見靈輒餒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中間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有否今近矣
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單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

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
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入荷戈而從之中山君
額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
餽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君有事故必赴之是以全來

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謀

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說曰言寵身帶三官絀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
背叛也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擘後
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
石以下鴻至前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

恩

以五臣本無以字

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齊曰言其不顧恩義

豈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為心翰曰言豈引鏡窺影作善本

何施眉目向曰窺見影也言其舉措善本建功何以為

人鏡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堯鳴夷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

而後飛以喻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先武封寵為建忠侯

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

桀紂之惡性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皮國恩上說曰

太守耿向字俠遊與龍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善曰龍
曹寇恂請龍結謀共歸俠游謙讓善本作屢有降挹之言

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

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黃篇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

子曰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予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向曰遼東人以

獻之天子翰曰言龍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

未謀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

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

百萬說曰廓開也勝疆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奈何

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

臣禮待故怨此而反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此猶河

濱之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

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方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力立名於世說

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而伯通獨中風在走自指盛

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在內聽驕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謾言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說虛也

東觀漢記曰淳密奏寵上徵之

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
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悖勸寵
止不應長爲群后惡法求爲功臣監善本作戒豈不誤哉論

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特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
而戒身也實爲誤哉善曰或本云求爲羣右惡
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旬然東觀漢記亦載此
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此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忽
逆歸願留意顧老母勿善本弟若叛逆見誅必害老
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爲見讎者

所快濟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善曰漢書曰寵獨
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營皆夜後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善蘭卿所使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
斷寵頭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誌
馳出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爲之作

曰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書
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遷書與余盛
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
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作意奢說事頗過

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後說事得九月二十日書善

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

能得爲良曰言琳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銑曰

不工爲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辭多

不可一二粗祖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漢中地形實

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作揮戟萬人善本作不得進

翰曰彼謂蜀山善曰漢書朱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

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古未足以喻其易也說驚也鯨大

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

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

也詩曰漢書韓安國曰輻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無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不義而疆其古今作人

常有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善曰左

之世變夷猾夏善曰尚書周宣

之盛亦難大邦詩書數載言其難也善曰尚書周宣

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數謂為中才處之殆難矣善曰

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善曰平謂急速

官豎者莫求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

然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

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張書曰今魯包

凶邪之心肆盡滅之政天兵是夏殷所以喪苗裔所以斃

婢狄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裔有苗不歸舜

舜命禹討之宥有苞比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

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烏惟時有苗不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論曰：有德則勝，無道則敗。克勝則勝，無道則敗。商周何以不敵哉？

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德，代無道，不然而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昔鬼方襲昧，崇虐善本：作虎。讒凶，殷辛暴

克在，不在，不在，商周之所聞也。昔鬼方襲昧，崇虐善本：作虎。讒凶，殷辛暴

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

盟。孟津有再駕之役。向曰：鬼方，匈奴也。襲昧，言其自不分

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遷修德，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燕言於宋公曰：文

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焉字。統曰：殪一

然後一服戎衣而勝。紂成也。武功也。善本：未焉字。有

然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未焉字。有

焉。善本：作也。宗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騷舉，建擊，言疾速

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

間，朝至暮勝，善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騷風，奮舉，捷

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

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善本：彼謂張

有德則余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

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善曰：

彼張魯也。下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而求示，乃

以為彼之惡，矜雖有孫田墨鼈，力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向

來示謂來書也。矜，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鼈，鼈禽。滑，滑

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

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殺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

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矜厲莽，縱使宋

崔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何者。善曰：自發問上文，古

誰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善曰：自發問上文，古

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

王還師說曰三仁謂殷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善曰論語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晉曰商可伐矣武

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宮奇在虞晉不

比于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說曰官之奇虞之賢臣晉伐虞以官之奇在朝而

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乎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

臘矣不再舉矣行李良善本猶在彊楚挫謀也說曰季良隨使臣

良在而不為伐挫止也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

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佳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

且北曰李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緇律三國為墟明其無

往曰李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緇律三國為墟明其無

道有人猶可救也李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

不用此聚賢之謀奔緇於外而三國已亡且夫墨子之守

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立墟無人矣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向曰公輸子為

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也縈帶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械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

曰北陳五日衝陣六日輪陣馬奔牛之權向曰田單守即
 七日傳阻陣八日鷹行陣向曰田單守即
 交單乃率戰牛千餘頭盡以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
 葦草灌油托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
 盡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角備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
 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
 十餘城皆復為齊焉乾一肯土崩魚爛哉向曰言張魯若乖
 乃迎襄王於莒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
 潰敗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公羊傳曰其言黎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

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技即墨矣齊曰設令據守之
 人無有巧拙不由

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墨翟之術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
 達也文帝言用

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善曰左氏蓋

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者一侯切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
 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泲今云過故高

唐效王豹之謳歌也善曰孟子停于泲曰昔王豹愛淇

而西河善謳騶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游睢息渙者

文雷過高唐者效騶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談游睢惟渙者

學藻績之絲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
 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聞

出文章故其繡織絲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聞

自入益部仲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翰曰我近自人益部乃亦仲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

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疆進之貌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
 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
 輕其家丘謂為情靖人是何言歟說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故也魯人
 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
 言故輕我如家丘謂我文辭皆情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
 也善曰那原別傳曰原遊學諸孫恭恭曰君以鄭君而
 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
 為西家夫驥綠驥垂耳於林字善本有垆牧善本無鴻雀戢翼
 於汙音池也垆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歛也汙他小水
 也善曰那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
 林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鶯
 鶯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
 鳥外廢之下乘也濟曰褻輕也廢育馬所善曰穀梁傳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省息及其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翮向
 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及其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翮向
 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
 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陵厲清浮顧盼善本作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補角哉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
 駮牛晨風鷗也六駮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鷗也
 也毛詩曰鷗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居牙食虎豹恐猶未
 信丘言必大噓畧其也洪白翰曰丘虛噓笑也善曰孟康
 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突也